爷爷的家风故事

□杨柳

爷爷名叫杨继森,一辈子守药铺、懂药理、管账目,为人耿直,心存仁善。他这一生,恰逢乱世跌宕,见过暴富横财,也阅尽人心深浅。是年,我和爷爷窝在火塘边,听他随口讲出的几件旧事。

行医懂术更懂人

爷爷医术精湛,远近闻名,常年坐镇怀德堂,不仅精熟医道,更懂世道人心。

曾有乡人来药铺抓药,进门就嘟囔:“原先说三副药断根,我吃了五副,没半点起色!”

恰逢爷爷回铺,接过药方细看。此方是当地名医王正之所开,章法周全、辨证无误,并无不妥。爷爷一眼看出症结,不是方子不对症,是其中两味药用量偏轻,药力不及,故而久病不愈。

同行行医,最忌拆人短处、剥人颜面。爷爷深谙此理,只是对来人说:“这两味药的药量字迹模糊,看不真切,你拿回去请王医生重新写清再抓。”说罢,他指尖蘸着茶水,悄悄把那两味药的剂量数字晕染模糊,又低声嘱咐:“你就说是我杨继森说的,让王先生把用量标明白。”

王正之是何等通透之人,一看便知爷爷是周全情面、暗救病患,当晚便备了酒菜请爷爷,致谢这份仁心与分寸。

乱世不贪非分财

爷爷常外出采办药材、打理账务。一九四一年六月去往重庆结账,遇到日军大轰炸。

警报一响,满城人慌作一团,纷纷扎进防空洞躲命。那防空洞里人挤人、气不通,时间久了,因窒息、踩踏致死的人不计其数。警报解除后,官府派人入洞收尸。当时,有一位大竹黄家坝的警员往返拖运死者,见死人身上带着银元、关金券和金银首饰,便起了心思,尽数搜罗之后,捆在腿上藏好。事后,那警员即辞差回乡,置田买房、娶妻纳妾,一跃成了当地数一数二的地主。可俗话讲,不义之财,难压福命。这人风光一时,没过几年就身亡了。

那日轰炸,我爷爷也在防空隧道洞中躲险。警报散去,众人从漆黑洞内挤挤攘攘而出,轰炸的烟火还没散尽,出洞烈日当头,天光又刺得人睁不开眼,眼前一片花白,谁也看不清谁。

恍惚间,眼前立着个衣裳体面的男人,头戴博士帽、架着墨镜,左右手各拎一只皮箱、一只藤箱。这人大概是慌急乱了分寸,见爷爷站在一旁,便厉声呵斥:“还不跟我把箱子提到起!”竟是把爷爷当成了随身跟班。

爷爷眯眼一瞄,心中透亮,二话不说,转身就走。回到栈房,他把这事说给同住的人听。旁人连连叹惜,说他太憨:“躲警报的有钱人,逃命就带两样东西,一是金银细软,二是账簿现金。那时天光晃眼,互相看不清脸面,你腿脚利索,顺手提走箱子,一辈子的富贵就来了嘛。”

爷爷只是摇头,语气笃定:“人要讲良心,不义之财揣到身上,用起也不会安心,睡不安、坐不稳,谨防天老爷收拾你!”

爷爷八十岁时,身子硬朗、气色清朗,旁人看着顶多像七十岁,纷纷问他养生秘诀。他只是淡淡一句:“哪有什么诀窍,做人心态端正,不整人、不害人,就是最好的活法。”

世人多贪横财,却不知本心最金贵。那警员恃不义之财暴富,早早凋零;爷爷一生清白坦荡,安然活到八十五岁,无病无灾,寿尽而终。

真医不守死规矩

大约是一九七六年,爷爷痔疮复发。他熟知自己体质脉象,自开一方,嘱我拿去药铺抓药。

药铺伙计接过方子,当即摆手不敢抓。行内自古有训:“细辛不过五分”,细辛药性猛烈,用量极严。爷爷方中细辛足足下了两钱,远超常规,伙计恪守成例,不敢造次。

众人正围着方子议论纷纷、迟疑不决,白发老药师单德茂接过一看,当即沉声开口:“抓!尽管抓!这是我师兄给自己开的方,自有分寸。”

一句话落地,满铺人尽愕然。旁人只守死规矩,师徒方知真医理——医术活人,从不是规矩困人。

一九八二年,年迈的爷爷身子日渐衰弱,但他生性执拗,死活不肯去医院就医。与我伯伯交好的褚国成医生,听闻爷爷病重,特意邀约名医张治成一同登门义诊。

二人静心诊脉、细察气色,斟酌许久,张医生提笔欲开方时,忽然轻声一问:“不知老人家杨继生,是哪个‘生’字?”褚医生道:“是森非生。”张医生一听便肃然起敬“原来是杨继森老先生!”言语间满是敬重。

诊毕处方,二人均分文不取,父亲要煮醪糟开水慰劳他们二人,直言不叨扰,只拱手一礼,从容告辞。

医者相敬,同道知高,所有礼数与钦佩,尽在不言中。

爷爷一生,通医道、知人心,历经乱世风雨,见过贪妄起落,终守得一身清白、一腔良善。不欺人、不贪财、守本心、行正道,便是他留给后辈们最厚重的家风。



相逢是首歌

□文/图 邓继华

清晨的东湖广场,霞光漫过湖畔,一群身着鲜亮衣衫的姐妹,以清风为邻,草木为友,天地为台,跳起她们喜爱的舞蹈。大家脚步整齐、身姿轻盈,手臂随旋律轻扬,裙摆随风翻飞,爽朗的笑声、轻快的脚步声、悠扬的乐曲声交织在一起,顺着清风弥满整片湖畔。那一刻,我所有的疲惫、怯懦与拘谨都烟消云散。

如今能这般从容起舞,放在从前,是我万万不敢想的。

今年四月,机缘巧合,我走进了大竹舞韵芳华舞蹈队。我本身没一点舞蹈基础,平日也不善歌舞,身子僵硬笨拙,一站在排练室的镜子前,就浑身紧绷、手足无措,心里满是局促不安。刚开始,我硬着头皮跟着大家练习,总是跟不上节拍,动作生硬别扭,接连练了好几晚,挫败感层层叠加。一时心气低落,打起了退堂鼓。

扭转我心境的,是“七一”那场文艺汇演。舞台上,舞韵芳华的姐妹们神采奕奕,每一个节目都十分精彩、打动人心。《领航新时代》的旋律响起时,几十条红裙同时翻飞,像一簇簇星火在舞台连成燎原之势,把“一颗红心永向党”的心意,跳成触手可及的风景;黄色的饰带在空中飞扬,一颦一笑全是对党的深情礼赞,每一个转身的弧度里都映着祖国日新月异的繁荣模样。而整场演出最燃的便是那曲锅庄舞。热烈奔放的节奏、自由舒展的舞步,跳出了五十六个民族相亲相爱、团结相拥的模样,热烈鲜活、氛围感拉满。台下的观众被这份纯粹的热忱深深感染,纷纷自发涌进舞群,瞬间汇成一片欢乐沸腾的海洋。这一刻,这支舞蹈队的力量彻底击碎了我内心的退缩与怯懦。

特别让我动容的是舞蹈队中,有一个我高中同学,她从教育岗位上退休后,在热爱的歌舞中寻找到了生活的乐趣,这般向阳而生、从容自在的生活姿态,这种把寻常日子活成诗的美好模样,任谁看了,都心生向往。

我鼓起勇气,再次走进排练室。慢慢我才知晓,这支队伍里的舞者,皆是我们身边非专业的姐妹,只因心怀热爱、志趣相投相聚一堂。大家在排练中从未敷衍懈怠,凭着一份纯粹的执着,把业余的热爱做到极致。

作为零基础的新人,我依旧笨拙滞后,时常慢半拍、错节拍,动作僵硬、表情拘谨,屡屡拖大家的后腿。可队长宽厚温和,姐妹们更是热心相助,从无半句嫌弃,总是耐心驻足,一遍遍手把手帮我校正动作、理顺节奏,包容我的所有笨拙。

揣着这份热爱与坚守,七月十一日凌晨四点,我迅速换上舞服,简单吃过早餐,奔赴晨光未至的东湖广场。路灯微光摇曳,远远便看见姐妹们翘首等候的熟悉身影。五点半,全员整装登场,一场独属于我们的露天晨舞温柔启幕。

微凉晨风轻轻拂过面颊,抚平我心底的紧张与胆怯,赋予我前所未有的从容与自信。我们踩着悠扬旋律,伴着湖光荷韵,将晨风、朝阳、水光、荷香尽数揉进舞步,让心底积攒已久的热爱尽情释放,从东湖广场舞至清幽植物园。舞至尽兴,众人再度牵手围圆,跳起欢快的锅庄舞。

其实,不善言辞的我,直到今天,还不能叫全舞蹈队所有姐妹的名字,可我心底从未有过半分生疏与隔阂。我们踩着相同的节拍相遇,循着相同的热爱相伴,旋律里的共鸣让彼此心跳同频,眼神相撞的瞬间便已懂得:我们都是热爱生活、向暖而行的同路人。

拂晓的月色、初升的朝阳、淋漓的汗水,还有这群温暖热忱的姐妹,让这场平凡的偶然相逢,奏响了我生命里动听的歌谣。相逢是首歌,温柔绵长,治愈时光。